



し
り
ち
宗



扶桑隱逸傳上卷

役小角

民黑人

開成皇子

玄賓

德一

大中臣淵魚

勝尾勝如

行巡

猿丸大夫

安勝

伏見翁

竹溪道慈

道融

善謝

惟山人

藤春津

一演

七叟

成意

白箸翁

亭子皇子

喜撰

蟬丸

木幡山盲僧

扶桑隱逸傳 并序

艸山沙門 不可思議 撰

古之遊世者。或顯而遊焉。或隱而遊焉。顯而遊焉者。山林之士。可得而見者也。隱而遊焉者。朝市山林。無所處而不遊。不可得而見者也。可得而見者。謂之小隱。不可得而見者。謂之大隱。巢父許由之法。是所謂小隱也。漢之子房。東方朔。黃叔度。晉之阮嗣宗。唐之狄人傑之輩。是所謂大隱也。而復有大於此者。佛也。脫屣金輪。寶位遊乎雪山。旋出雪山。隱乎法界宮。淨飯王是父。而不待子焉。羅雲是子。而不待父焉。國人是民。而不待君焉。空有難見。隱顯叵測。蕩々乎無能。

名為方袍之士。學焉者。而有學焉而得者。有學焉而未得者。有學焉而自欺者。自欺者。如沙未得者。如金得者。如明月夜光。千萬人中。或一人而已矣。余交山林十有餘年矣。多病踈懶。而學焉而未得也。匪翅未得也。已。動輒將自欺矣。夫為方圓者。必就規矩。學道德者。必依師友。吾則歆就規矩。而依師友也。然東請南詢者。多病之所不堪也。因此且求言之人也。惟天竺震旦之事。遠而匪親。其隱而趣者。大而不可切。乃今採其顯而可見者。而近求之於本朝。始不論緇素。凡有逸迹者。皆收之。蓋大法東漸之士。高者多為僧。是故素服尤少矣。而見聞之不博也。不克多得焉。共

七十五人。分為三卷。名曰扶桑隱逸傳。於是乎又歆此兒童輩。止啼以畫其圖。而示其趣。吾黨之小子。由是學焉而不懈。寧止免自欺已邪。得其如明月夜光也庶乎。

役小角

小角者。役公氏。和州葛木郡茄原人。敏悟博覽。兼鄉佛乘。壯年棄家。入葛木山。棲止巖窟。三十餘歲。藤葛為衣。松果為食。又持密呪。役鬼神。運薪水。朝散大夫。韓廣見師焉。後害其能。謾以妖惑。文武帝下敕。捕小角。小角騰空而去。官吏收其母。小角不得已。自來就囚。便配豆州大島。居三歲。放廻。果小角厭戎國。携母入唐。

贊曰。役公其神僊之徒乎。何取諸隱逸耶。蓋若棲三十年。艸衣木食。豈非嘉遯之式乎。若夫使令鬼神。飛騰虛空。是密呪之力也。不器之德也。非公之

本色也。昔求那跋摩。避竺乾來真丹。韜晦之士。作而禁之矣。公之逃本朝。往異域。所謂一舉萬里之風。可同日而論焉。如其携母難矣哉。





伏見翁

伏見翁者不知何許人或曰從竺土來翁臥和州菅原寺側三年不起又不言人呼為啞者時矯首見東方天平八年行基法師迎婆羅門僧菩提歸於菅原寺設供二人甚歡乃執箸為拍板互舞于時翁俄起入寺又作舞而歌曰時哉時哉綠熟哉三人相共舞如故舊蓋頃年作啞態者為發此言也時擡頭望東者見東大寺營構也其臥而從翁之居名臥見崗因以名翁為

贊曰人之不謝人事者騷動作語言之不休息也苟休之市朝六山林耳何必枕石漱流矣伏翁三年

不起_レ不言。波得_レ趣_レ之術者耶。一旦起_レ舞發_レ時哉之
歌。豈_レ翁_レ之道機已_レ熟_レ秋乎。



未系急免傳上卷 民黒人

民黑人

黑人者民氏。不詳其世代。亦不知何人。只稱為隱士。耳。有幽栖詩曰。試出巖坐處。追尋仙桂。藂岩谿與俗。事山。踏有樵童。泉石行。異風煙處。同欲知山人。樂松下有清風。獨坐山中。詩曰。煙霧辭塵俗。山川壯處居。此時能莫賦。風月自輕余。

贊曰。於乎隱士。姓民。名黑人。不知何世民也。無懷氏之民歟。何時人也。羲皇上之人歟。晦跡黑漫。地只此二詩何處。石壁塗抹去。歷風雨尚味。泯乎黑人之名也。固實之賓邪。



竹溪道慈

道慈者。和州添下人。俗姓額田氏。事吳智藏。稟三論
學。大寶元年入唐。顯勝地。尋明師。益究空宗之旨。養
老元年。歸帝嘉之。拜僧綱。性甚骨鯁。其俗不諧。乃解
任。歸遊山野。慈在竹溪山寺。左僕射長王宴招慈。不
往。以詩示志。曰。緇素杳然別。金漆諒難同。衲衣蔽寒
體。綴鉢足飢龍。結蘿為垂幕。枕石臥巖中。抽身離俗
累。滌心守真空。策杖登峻嶺。披襟稟和風。桃花雪冷
竹溪山。沖波驚春柳。雖變餘寒在。單躬僧既方。外
士何煩入宴宮。

贊曰。政黃牛。蔣公招宴。曰。為僧只合居。嵩谷國

士。筵中甚不宜。是全慈公之事。而詩句六相似。但
殊方而異時耳。嗚乎。慈公白雪曲。世既知者。稀政
黃牛。所謂古今一鍾期乎。



開成皇子

開成皇子者光仁帝子桓武之兄也。幼敏類而志在佛乘。帝甚鍾愛。天平神護元年正月一日。潛出宮入勝尾山。有善仲善等。時經行山中。適見皇子。驚曰。神彩乘靚。又孔雅矣。渡山孤。問何為來此。皇子告素志。二人相顧嘆嗟。延歸菴。一日二人與皇子鼎坐。相語。嗚咽涕泣。傍人聳聽。不知何事。良久二人避席。揖皇子曰。證本有五智。震法雷。五趣。只此二句。人聞知云。餘詳見本傳。

贊曰。世人為微祿。絆尚不得脫身矣。况播紳乎。何況金輪乎。契經曰。富貴學道難。皇子視萬乘如埃。

道融

道融。本姓波多氏。少遊槐市。博學多才。特善屬文。嘗
 丁母憂。寓山寺。偶見法華經。慨然歎曰。我久貧窮。殊
 知寶珠之在衣中。周孔糟粕。安足留意。遂脫俗出家。
 精進苦行。留心木叉。能讀律書。為人敷演。時皇后嘉
 之。施以絲帛三百匹。融曰。我為菩提。脩法施。因茲望
 報。市井之事耳。遂策杖而遁去。

贊曰。今人讀半部書。則鳴鼓沽于市矣。只怕賈之
 不善也。融也不受皇后之觀。遂取影跡。雲卷世脫
 俗者。够矣。若人胡為乎鮮矣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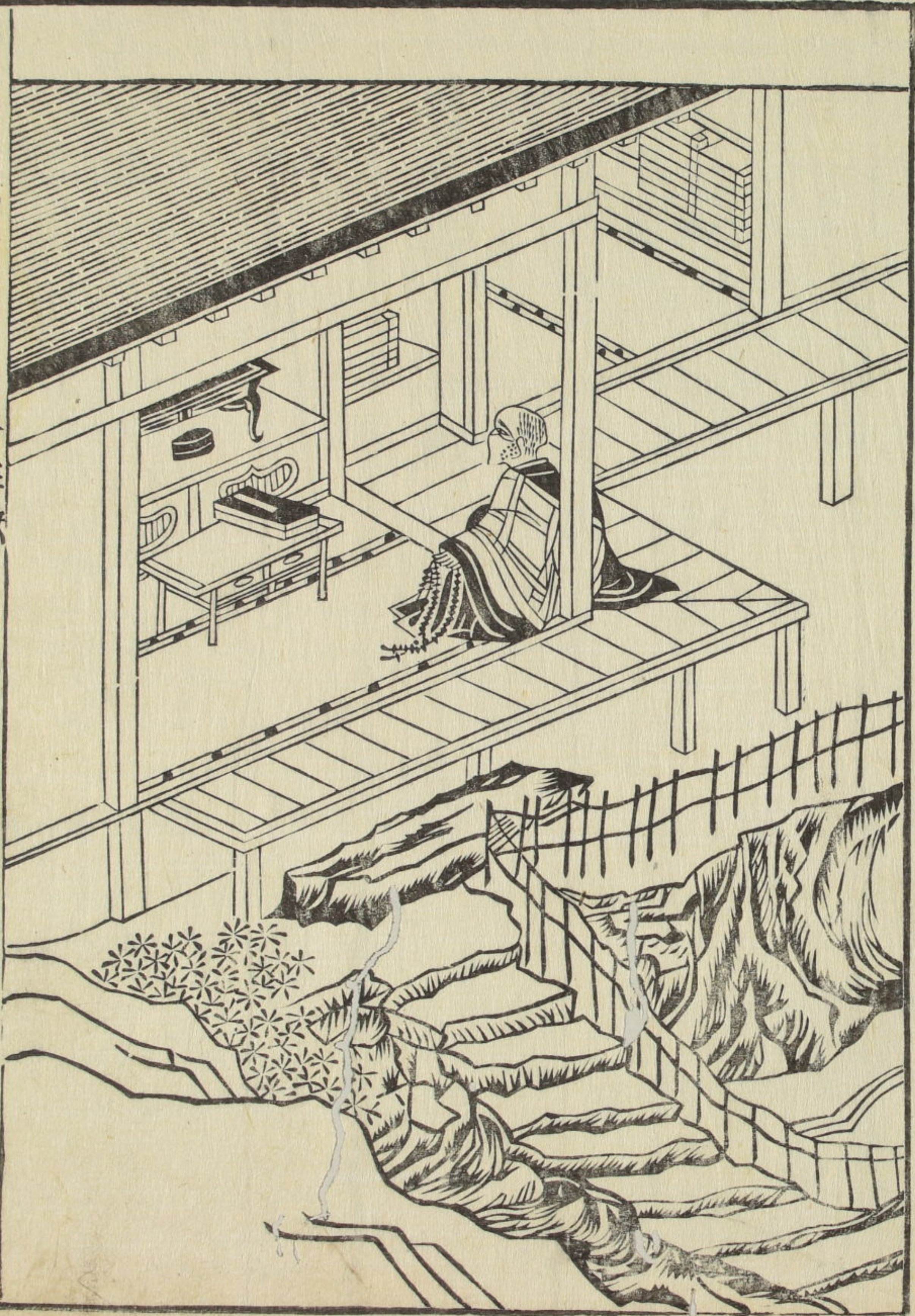
玄賓

玄賓者。內州人。世稱玄賓僧都。性厭器塵。銳行勤業。嘗患緇侶。營僧官。潛入伯州之山。桓武帝有病。遠詔山中。乞冥助。至化雞道。乃負鉢囊而入都。上疾愈。降歸山。大同帝詔。返輦下。聞僧官勅下。潛逃去。往備中州。湯川寺。弘仁帝貴其操履。詔問不絕。每年贈布或綿。六賜宸書曰。賓上人。晦跡煙雲。凝思練若。春向竟花。而獨坐。雙蔭提樹。而閑眠。持戒之光。能耀昏暗。護念之力。自濟黎庶。此來炎暑。禪居何如。朕機務之暇。不忘寤寐。地遠心近。一念即到。羅綺錦繡。想在斥逐。白布一束。聊備法資。願師領之。約文申意。又曰。賓公。

形靜山水。神王煙霞。春花織錦。對之陶情。秋葉散帷。見之忘歸。求於緇素。卓尔不群。此來時逼。玄冬序凝。縞雪。想彼禪居。實勞迺懷。令故存問。兼附送饋。綿五十屯。布三十端。至宜領之。又敕。普多那。寶上人。在世免米租。只貢鐵。蓋勞賓之供費也。弘仁九年六月卒。年八十餘。

贊曰。僧無官職。而置官職者。以緇其濫。猥不軌也。推古帝始。親勅為僧正。德積為僧都。蓋不得已乎。澆季。緇侶。德之不脩。以虛名。自誇賓公。患之。凝心泉石。晦跡烟霞。上屢賜宸奎。且養其志。不敢寄之。以戶封。但一郡免稅。勞清齋之供。民以賴之。可謂

處_ニ無_ク用_ノ之地_ニ。而能_ク為_ス用_ラ者_也。



善謙

善謙者。俗姓不破氏。濃州人。少學法。相該通。六宗道業。日進。深詣。三學。桓武帝擢為律師。世榮。冰意。入梵福山。閒送餘生。

贊曰。善謙師。善謙。世榮。梵福山裏。閒受。梵福人之。境。其名得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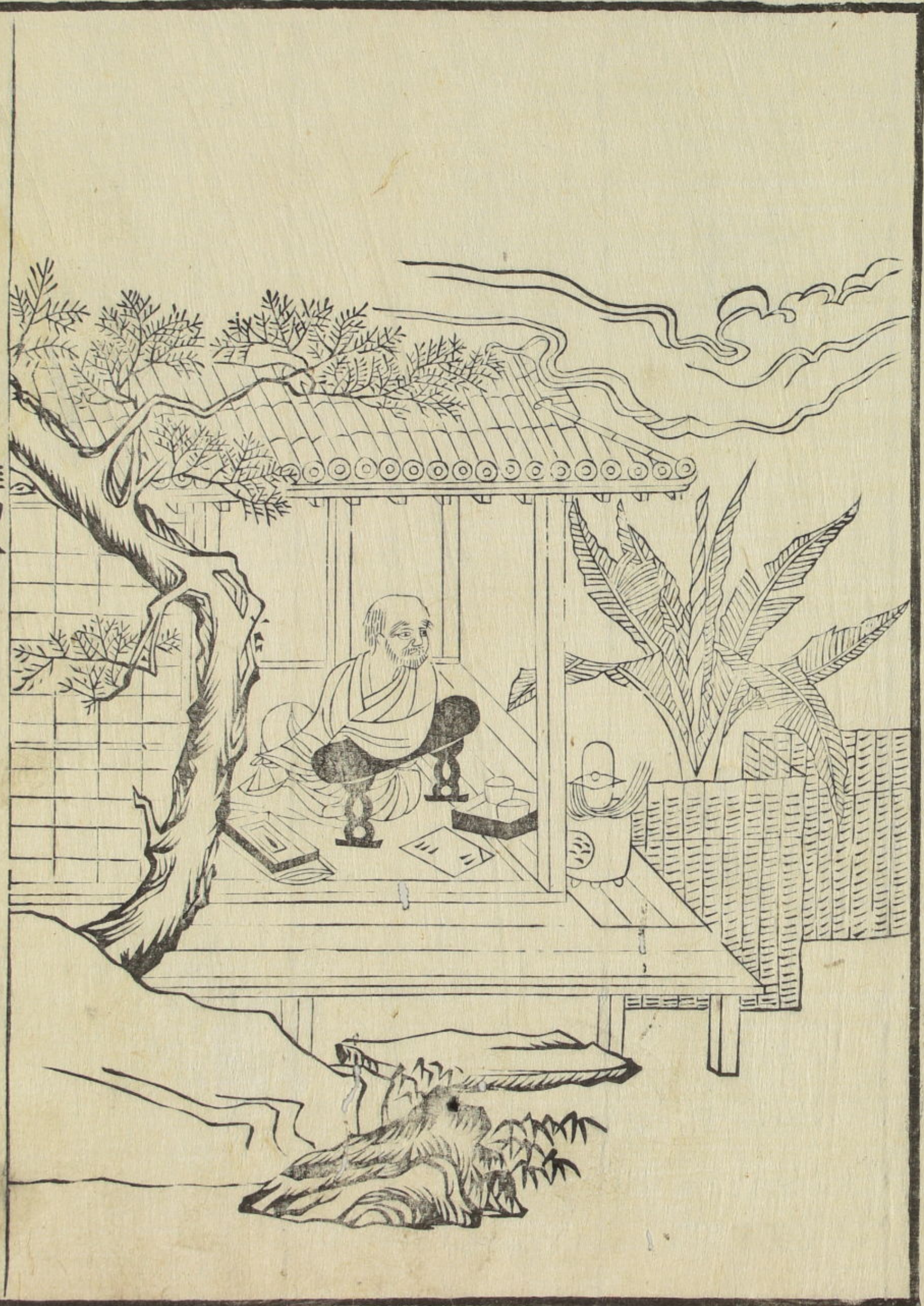


法苑珠林卷之... 德一

德一

德一者。唯識之翹楚也。關常之築波寺而居。門葉尤茂。而疾沙門莊後。弊衣兼食。恬如自怡。雖行長途。不用乘輿。駕疲牛。騎瘦馬。嘗作新疏。破山家大師。相訾稱之。

贊曰。弊衣兼食。吾道之標幟而已。佛自着。兼布僧伽梨。擊鉢擁錫。徒步乞食。是則忍土應化之巖相。而雖文殊弥勒。猶所謂內秘外現。豈可不矜式乎。噫。叔世。緇徒何人哉。彼歆賢於文殊弥勒耶。今夫務為華服玉食者。視一之操履。何與惡哉。



惟山人

惟山人者。惟良春道也。歷仕弘仁天長之間。而好隱。能詩。當時呼曰惟山人。又曰惟逸人。或稱良逸人。其渡山寺詩曰。上方來往跡難尋。塔廟青山祇樹林。片石觀空何劫盡。孤雲對境幾年深。紗燈照于岑夕。月磬寥々五夜心。到以能令身世忘。塵機不得更相侵。又有雜言秋雲篇曰。青山兮閔窳。懸岸兮絕壁。下臨不測之崢嶸。上插窮高之空碧。雲雷兮吼怒。日月兮朝夕。我來散髮兮秋復春。林壑森々唯一身。朝炊黍暮烹鷄。白雲為主。臥青溪。流兮浩々芳州兮萋々在山中兮物無役。讀詩書兮身多癖。洞之口岩之

何。有時獨坐青山歌。坐且歌行且歌。青山寂々奈樂何。

贊曰。嗟峨。天皇有和惟逸人。秋日臥疾華嚴山寺。精舍詩。今窺采之。以擬贊詞。其詩曰。絕頂華嚴寺。雲波溪路遙。道心登靜境。真性隔塵囂。闕膈禪庭。栢觀空法界。蕉天花流邃澗。香氣度煙霄。風竹時明合。聲鐘曉動搖。轉經山月下。羸病轉寒々。



大^オ中^チ臣^シ淵^エ魚^イ

淵魚者。右僕射清麻呂之孫。朝議大夫繼麻呂之三男也。弘仁六年。任神祇大副。兼掌伊勢祭主。性謹密。請練神事。守職三十年。承和十年。上表致仕。自貶家園。不接人事。幽閑度日。養性俟命。嘉祥三年卒。年七十七。

贊曰。淵魚淵魚。載躍載潛。釣者何求。為。



藤春津

春津者右僕射繡嗣第二子也。風姿美。廉。清。警。寬。雅。天長初。擢為親衛校尉。性寡嗜欲。不貪財利。唯馬是好。時觀之。里第養閑。不肯出仕。帝戲語左右曰。春津是南山之玄豹也。貞觀元年卒。年五十二。

贊曰。人以有嗜欲不得心自在矣。苟無之。凡間仙世中佛也。何必須入麋鹿之隊也。春津在乎貴顯之家。而不慕榮利。安於靜退。為其心跡也。不可得而見之矣。南山玄豹之稱。豈分外也哉。若夫驥駟之好。是王濟之癖乎。抑亦支道之愛乎。



勝尾勝如

勝如者。世稱無言上人。一作證如。姓時原氏。攝州豐
 島人也。母藤氏。嘗愁無嗣。詣佛塔求子。經三歲未
 息。果產一子。乃如也。如甫七歲。母語夫曰。我兒長成。亦
 無慮焉。願許我為尼。夫曰。我志小爾。兒聞。父母出家。
 悲泣甚切。父母慰誘。未決。翌日有比丘到家。夫婦說
 本志。比丘曰。二人皆壯齡。而言出家。真火中蓮也。見
 側聞。亦索薙髮。夫婦并兒。同日出家。仍留比丘。朝夕
 勤修。三年後。比丘失所在。兒年十五。父母中夜一時
 而逝。如乃投郡之弥勒寺。住山五十年。學且顯密。性
 耐修練。一旬二飯。一月六冷。斷諸二十歲。行常不輟。

行十六萬七千六百餘家。其所過之宅。必留異香。常
 閉室而坐。弟子猶不見面者數日。貞觀八年八月十
 五日。出室沐浴。乃入掩室中。夜金光耀。香氣普薰。
 天曉。弟子等開戶。手結定印。端坐而寐。年八十七。
 贊曰。勝如之事。備在諸傳。不詳于茲矣。唯見其出
 離逃逆之跡也。太奇。至於精修絕倫。吾不能措一
 辭焉。



一演

一演者。洛城人。本姓大中臣氏。備州刺史治知之子也。俗名正棟。少翔仕途。二兄相繼亡。因而厭世。幻拋冠纓。演居止不定。或宿市廛。或住水邊。適至河內。一老嫗讓宅。曰。此地商賈之巷。魚鹽之津。非師深悲。誰論愚頑邪。願居此。字成精藍焉。演至基趾。土中得古朽佛像。夫體不全。人傳為異。漸達天聽。敕將作監營構。賜額曰相應寺。皇太后不豫。延演持念。病即愈。貞觀七年。太師藤良房寢疾。百方不效。屈演加之。所患立差。上大悅。擢僧正。演抗表辭之。上不許。九年七月十二日。乘小舟浮水。奄然而化。年七十五。謚慈濟。

贊曰。市廛水邊。皆是道場。慈濟未息。適建化城。不居榮位。歸水雲鄉。嗟乎演師者。有始有卒者邪。



勝尾行巡

行巡者莫詳氏族住勝尾寺為第六座主貞觀中帝不豫求法驗諸名區乃勅巡赴都巡不赴宣使藤金吾曰我聞率土之濱無不王臣師雖在方外豈不居王地乎願速起謝恩巡便卓杖於地數州座而坐曰我不坐王地金吾曰杖下豈非王土耶巡便騰空高丈餘凝然而住金吾驚異歸奏巡尚不下一日夜帝聞奏渴仰重救曰雖不入宮願垂覆護巡獻法衣一領念珠一串帝病乃愈後帝辟位幸勝尾寺而巡已歸寂後弟稱光華云

贊曰佛成道還國父王迎而拜佛便躡空阿難將

涅槃。入風奮迅三昧。令座主承華軛亦騰虛空。蓋
 佛者。以避父禮也。阿難者。以避生死也。座主者。以
 避王宮也。皆有以也。非徒見神通也。夫空也者。不
 受物而能容物矣。座主之獻衣珠。則其所能容焉
 乎。



快桑慧兔專二卷七奧

七叟

七叟者。皆不知姓字也。老翁七人。形甚憔悴。相聚嘆
 徒表老。共作和歌。示志。其一曰。可曾婦禮婆。等麻良
 奴毛乃乎。登之等伊非互。故等思波伊多。久於比曾
 之尔家流。其二曰。遠之互流也。奈尔波乃美都尔。夜
 久之保乃。可良久母和禮波。於比尔家流。可奈其三
 曰。於比良久乃。許牟等之理世婆。可登佐之互。奈之
 等故多散互。安波左良麻志乎。其四曰。佐可左未尔。
 杵之毛由可奈牟。登里母安倍受。須久留與波悲也。
 登母尔可散流杵。其五曰。等里杵無流。毛乃尔之安
 良祿婆。等之都伎乎。安波禮安奈宇杵。須具志都留

可奈其六曰。等米安散受。無倍毛等之登波。伊波
 禮家里志。可毛都禮奈久。須具留與波悲。可其七曰。
 加賀美夜麻。伊佐多知與利互。美天由可牟。等之散
 奴流美波。於比也之奴流杵。

贊曰。或曰。子既譯和語。蓋譯和歌。曰。姬魚語。女夫
 和歌者。神國之舊風也。官商體韻。與彼梵音同。工
 矣。然意旨。可以通焉。言辭之妙。不可得而形容也。
 故以仲滿之才。思尚不能傳其聲字。假筆舌倩譯
 語。徒通其志也。已。蓋和歌之為德也。所謂動天地。
 感鬼神。和夫婦。化人倫。七叟之歌。其嘆人生之不
 長春矣。斯託之和歌。以警世人焉耳。



猿丸大夫

猿丸大夫者。渡州鄉人。至令土人名渡草曰猿丸鄉。未詳何代人。或曰元慶間之人也。或曰聖德太子之孫弓削王也。世莫知其然。否于後。隱乎江州曾東山中。鴨長明方丈記云。涉田上川。尋猿丸大夫之墓。是也。猿丸善和歌。古人曰。其與山紅葉之歌。與在羽林。西對春夜之詠。相抗衡云。

贊曰。藤社之間。有名與山者。相傳猿丸之咏和歌之處也。顧是猿丸之舊栖。而後人因名之耳。余故尋曾東山中。過乎田上川。行二里餘。臨于溪上。有巖居之跡。幽趣可悅。却入山中。一里許。有猿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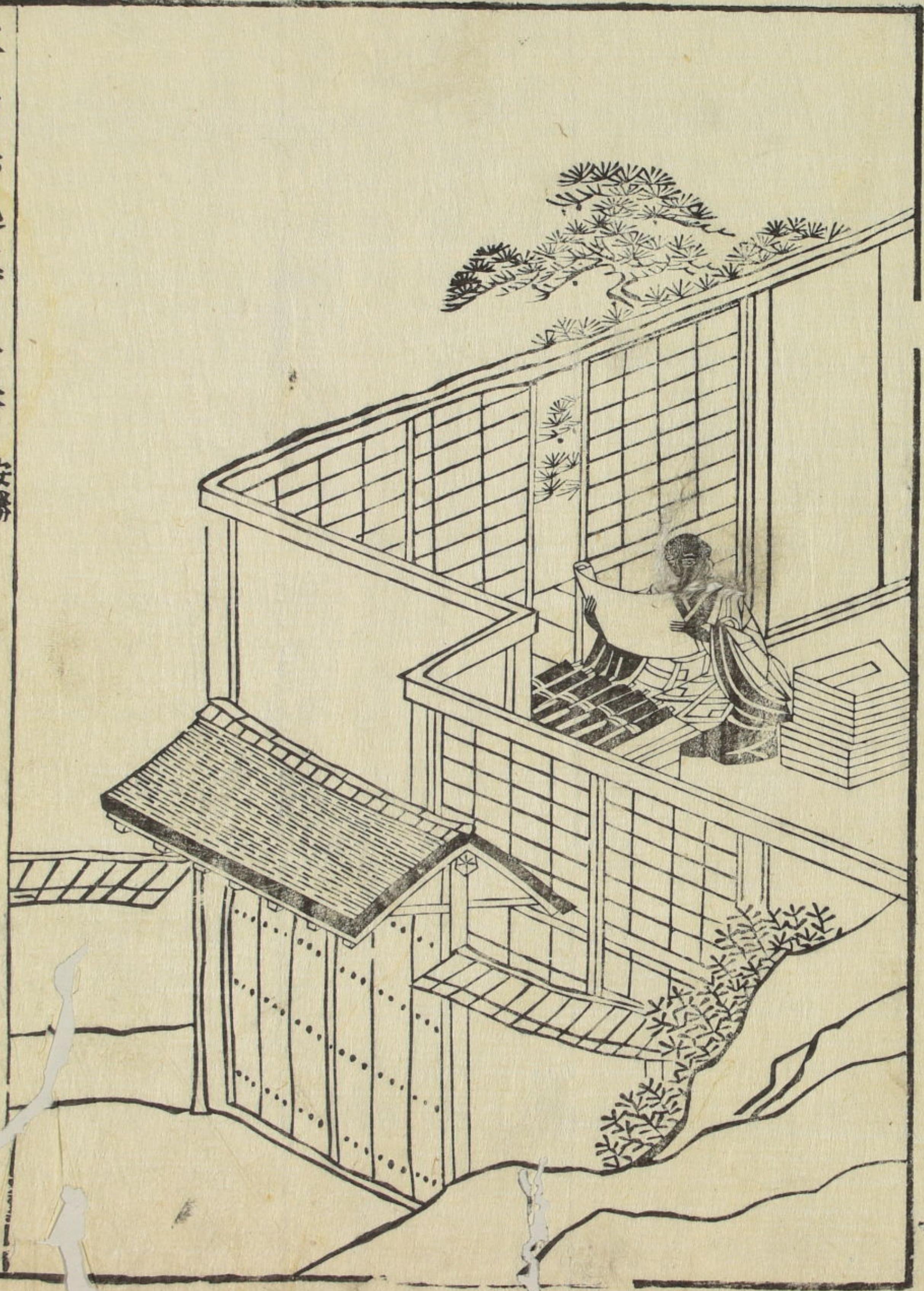
此乃大夫遊處之地。而村民奉祠也。



成意

成意者。不知鄉土氏族。居睿山定心院。性潔白。無滌着。常嘗哺食。弟子白言。山上皆持齋。師何否耶。答曰。我清食。厨饌不給。時日闕違。故晚冷耳。又直心取。菩提不熱食也。弟子杜口而退。

贊曰。昔有高僧。聞隣房僧。午後舉。不覺涕泣。悲佛法之衰殘也。古人未嘗不從事於斯矣。既見以上皆持齋。則見昔日北嶺之亦事蒲閣尼也。意公之直心菩提者。此達人之言也。非僧儀也矣。



安勝

安勝者。未_レ得_二其_一閭里族姓。天資聰敏。能誦法華。其聲
微妙。聞者莫_レ不_二隨_一喜。又有慈行。見貧人。分衣食。遇病
者。與醫藥。勝色極黑。人呼_二為_一黑色沙門。勝亦自耻。不
敢交_レ衆。一時詣長谷寺。祈求曰。我_レ有何夙報。得_レ此黑
質。願大慈神力。明_レ示_二前_一因。懇到三日。夜夢有貴婦人。
端正莊麗。異香馥郁。告勝曰。汝前身_レ為_二黑牛_一。在_レ持_レ
者邊。常聞法華。以_レ經力_レ故。轉得_二人_一身。今能持誦。餘殃
未_レ夷。形驚黽耳。勝寤後。加進菩提心。

贊曰。憍梵波提。前身_レ為_二牛_一。婆_レ訶_レ嚙_レ嚼。人稱_二為_一牛。同
或曰。牛跡比丘。為憍梵波提。人笑。恒作天上之遊矣。

吁。勝之事。何能類焉哉。

法苑珠林卷之...

...



白箸翁

白箸翁者。不知何姓名。以其常賣白筋。呼之。為號焉。
 翁鬢髮如雪。冠履不全。寒暑之服不易。人皆厭之。少
 買其筋者。而翁不以為憂。翁持性寬仁。曾無喜愠之
 色。放誕慎謹。隨時不定。人有與酒。不言多少。以醴
 期。或涉日。不食。亦無飢色。或問之。年常自言七十。時
 市樓之下。有賣卜者。年可八十。語人曰。吾嘗為兒時。
 見此翁。衣服容貌。與今無異。聞者恠焉。後頓斃。市門
 之側。市人哀其久相見。乃移尸埋於東河之邊。貞觀
 之末也。

贊曰。異人之所窟宅。非獨岩穴。亦有市廛。子狂者

焉。蓋晦于岩穴者。或有時人見其光也。所以雖異
 父。未_レ免洗耳矣。市肆之間。行人之_レ_レ往來_レ者。之
 所_レ居止也。匿跡_レ以中。誰得而知其美焉。此異人之
 所以隱_レ於市里也。近時藤杜有_レ狂夫。不知其_レ_レ來
 也。或言五六歲時。來_レ以。言語不定。居止無常。冬夏
 只_レ一葛。或_レ淡_レ旬。不_レ食_レ而不_レ饑。鬚垂_レ至_レ帶。自_レ以_レ緝_レ編
 之。人或_レ弄_レ之者。便_レ言。吾_レ往_レ禁_レ中_レ許_レ焉。即_レ走_レ出_レ。須臾
 而歸。時_レ可_レ八十。竟_レ不知_レ其_レ終_レ。

白雲庵



法苑珠林卷之八十一

亭子皇子

亭子皇子者。天長帝第二子也。姿儀端雅。好讀經史。綴文辭。承和帝冊。為皇太子。監撫之暇。志慕佛乘。常辭備位。事。逃。帝不許。承和七年。天長上皇崩。九年。弘仁太上皇崩。皇子謂左右曰。元志逃佚。今是時哉。乃隱淳和院。東亭子。世曰亭子皇子。嘉祥二年。薙髮。名恒寂。時年二十五。有二弟。才標似父。皇子出家。日同落飾。仁和元年九月二十日。浣沐淨衣。入室禪坐。翌日。禪扉不開。弟子恠之。啟戶見之。向西跏趺。近而觸之。膚體已冷。年六十。皇子善草隸。弘仁天長二皇世。稱二妙。然論者言。弘仁勁筋乏肉。天長豐肉軟筋。

肉均平。肥瘦適宜者。只亭子皇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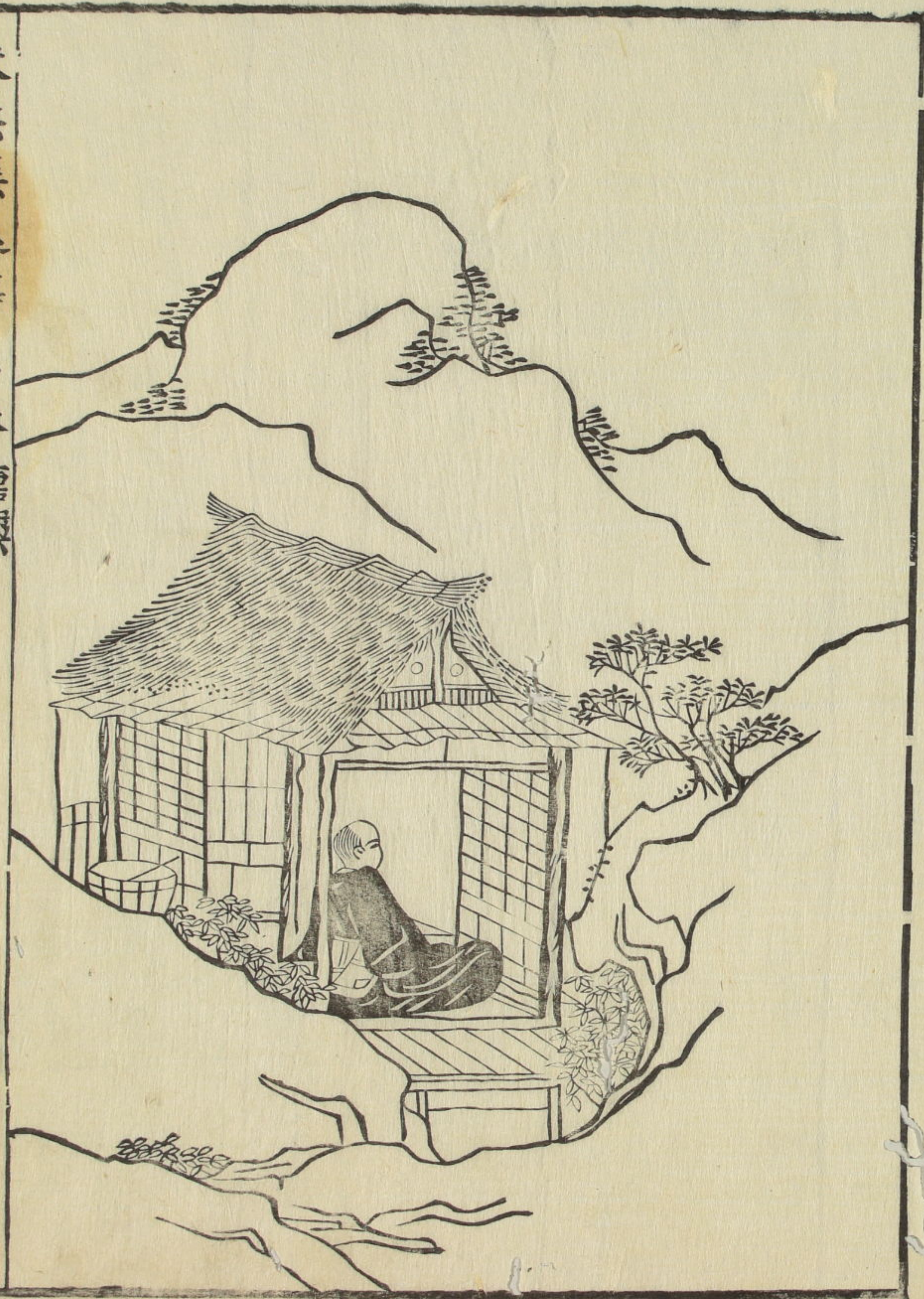
贊曰。皇子少事逃。逸不樂在儲位。時節相感。斯得脫屣。奇哉。二子之同志乎。利利種中。未聞若斯之善矣。昔妙莊嚴王。因二子落飾。令之二子。以父為善知識。是亦有夙世之因邪。嗚乎。不可測焉。

蟬丸

蟬丸者不知何地人自締州廬於會坂関。丐食於往
 來人而時々絃歌樂之。頭童而形類僧。時人稱為道
 人。或名爲仙。性得和歌。又善和琴。仁明帝勅良少將
 宗貞就州廬學和琴。久之得其髣髴矣。世謂蟬丸者。
 延喜第四子也。或謂蟬丸嘗事吏部王敦實王寬子
 之子也。王好管絃。於琵琶特妙。自愛流泉啄木曲。不
 肯傳之人。獨蟬丸聽而自得焉。後隱于會坂。有時弄
 之。此說皆不然。論世代可知耳。又曰。蟬丸喪明。遂
 非也。彼咏歌序云。在相坂関。見往來人相傳。蟬丸自
 離見濁。故稱為盲人而已。



贊曰。蟬翁高臥關山之頂。而將鸞尾之曲。坐授帝使。可見其確乎不起矣。於乎六絃之琴。五句之吟。時鼓時弄。自為知奇。我尋翁之然也。尚不多見。况乎翁之心哉。



喜撰

喜撰者。桓武帝之裔也。一名窺仙。蚤出塵網。登醜翻山。後隱乎宇治山。而持密咒。辟穀煉丹。一旦上峯。乘雲而去。喜撰知和歌。光孝帝勅作和歌式。紀貫之曰。宇治山僧喜撰。其詞花。麗而首尾停滯。如望秋月。遇堯雲。詠歌不多。聞不能通。彼以此而知也。按喜撰之歌。既傳于世。蓋宇治山之詠而已。其樹下集。玉葉集。古今六帖等。所載。則既貫之。所不論。恐非喜撰之作云。

贊曰。經有偽經論。有偽論。詩歌亦有偽作而存焉。窺僊之咏。豈多是歟。然其所不知。不可復言也。御

室戶之幽邃。有窺僊之舊隱。後人結廬號喜撰庵。又有窺僊嶽。相傳登此飛昇去。即當洛之東南也。

木幡山盲僧

盲僧者。不測所來。棲遲於木幡山。自亡其名。形似桑門。甚窳。人呼為僧。能鼓琵琶。有三祕調。三位源博雅。其少也。常來木幡學琵琶。藝已精矣。於是乎欲傳祕調。盲僧曰。吾不知也。博雅自以夜々潛如木幡。伏乎庭叢之中矣。而盲僧曾無弄祕曲。已將一百夜。時方九月。夜靜。月清。四顧寂寥。盲僧偶把琵琶。弄彼三曲。終博雅徐從叢中出來。盲僧有悔色。博雅自說夜々來往。而幸遇此時矣。盲僧感至。誠也。盡授祕曲。後不知所之。

贊曰。世謂博雅往來于會坂。而得琵琶之曲。又謂



蟬丸為盲僧。蓋蟬丸似僧之形。有盲之名。又以鼓絃鳴。此以木幡盲僧誤為說也。明矣。如下以北齊龍樹為西天龍樹。以忠孝江革為巨孝江革。此皆卒介傳聲而已。

此為江革所

